



文·圖 | 范月華 (新北市烏來區原住民編織協會總幹事)

Traditional Weaving in Ulay
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on Learnings of

烏來の伝統的織物習得における師弟間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

烏來傳統織布學習的師生互動

2016年9月筆者投入泰雅族傳統地上水平織布機的工藝學習以來，3個月後我完成了人生的第1塊布，從織作開始到完成織布脫離織布機，卸下完成的的布疋它呈現的不是一塊長長的布片，而是一個可以不斷循環的圓的結構。女性的一生，每個階段都有一塊可以相對應的布疋織品。嬰兒出生，外婆會送來襁褓布；11、12歲時要學會織出自己的裙子，婚前要織好自己的嫁衣；為人妻、為人母更必須承擔家中老老小小們的隨身衣物；等到快要離開人世、即將踏上祖靈橋之前還必須為自己備妥裹身的布疋。

織布學習與師承

在學習傳統地上水平織布機的織作過程，我的指導老師彭玉鳳已有20年的織布歷史，她的媽媽很會織布，當年因為很會織布，在觀光業盛行的年代，還曾經在烏來山胞公司擔任織布展演工作多年；而彭玉鳳老師的織布啟蒙老師，是鄉公所為振興傳統織布工藝所開的課程指導老師—莊白蘭與潘芳妹。彭玉鳳老師從此開啟了織布的工藝學習之路，但是真正回頭請媽媽協助傳授傳統織布的技術，卻是老師在進入原民會

委託輔仁大學所舉辦的編結染織繡2年工藝學習課程中，體會到那麼好的師資就在身邊，更應該好好跟媽媽學習傳統地上水平織布機的技術，帶出她來自南澳泰雅族的織藝特色。

另一位課程老師拉拜依·尤耀，她是從花蓮卓溪鄉立山部落嫁到烏來的泰雅媳婦，老師的媽媽今年已經103歲了，一直到80歲還有能力為家人織布。老師的織



作者的第一塊織品。



完成的第一件織品，一個圓融的開始。



布啟蒙老師與彭玉鳳老師相同，過去雖然媽媽都會織布，但是家人都鼓勵他們外出學習，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。雖然有很會織布的媽媽在身邊，但自己的媽媽卻都不是她們學習織布的啟蒙老師。

傳統織作的課程

傳統地上水平織布機的課程的第一堂課，由彭玉鳳老師主導大家如何清理教室，並為大家準備織布箱與所需的配備，以及這些傳統工具的泰雅語說法。二位老師都覺得會使用設備也要了解設備的母語說法，因為大家都是祖靈的兒女，將來踏上彩虹橋才能溝通。

設備整理好之後，老師們會開始教大家畫組織圖，以便按序將線材繞進整經架上，這步驟很重要的地方是，你要先規劃你這塊布疋的色彩與織紋變化，因為是初學者，所以老師會以簡單的平織，運用線材的變化產生簡單平凡的泰雅織紋。老師在課堂上還會特別強調，泰雅族的婦女在織布的時候，織紋的配置通常都會特別留意左右是否對稱。

女性的一生，每個階段都有一塊可以相對應的布疋織品。嬰兒出生，外婆會送來襁褓布；11、12歲時要學會織出自己的裙子；為人妻、為人母更必須承擔家中老老小小的隨身衣物；等到快要離開人世、即將踏上祖靈橋之前還必須為自己備妥裹身的布疋。



課堂上，老師們會傳達傳統泰雅織布文化教育的意涵，過去在每個部落都是由家中的女性長輩傳給女兒或是孫女，而且還是一對一的教學，如果女孩的個性還不成熟，還有可能碰見家中長輩拒絕傳授工藝的困境。這樣嚴謹的家族傳統工藝文化教育，在我們這一班是完全



不存在的，大家是因為很想學習，所以才透過申請部落大學傳統文化學程而來。雖然學生中有8位是初學者、但是也有7位同學是來複習傳統織藝的。

進入織布的世界

細心、專心，是學習過程中最深的感受。工作很忙碌還要分心來學習織布，真的是要有很大的決心與毅力。初學的每一個步驟，老師都會要求學生，有問題只能問老師，不要問同學，因為經驗豐富的老師說：即使你已經運用現代科技錄影下來，可以重復觀看學習，你還是要留意老師指導時的每一個手勢細節，這都是在為你留意可能出錯倒退的機會；這些經驗都是老師們織出很多布疋後的經驗。在這個傳統織布工藝的學習過程中，深深感受到這種課程規劃，即使配有助理老師一人，課程還是需要配合學生的人數，無法一對一的教學，至多也只能一對三的教學設計。



無法解救的狀況之下，老師很嚴肅的與同學討論不得不剪去錯誤的地方，以便前進。

織布是老師
另一段教學
的開始，雖
然我自己購
置一台傳統
地上水平織
布機，但是我與織布箱的磨合卻花了
好長的時間。都需要靠老師從旁協助
將織布機與我緊密連在一起。運用腳
與腰力的配合，織布才開始慢慢前
進。



課程進行到第19個小時，我終於完成了將線材整經完成，準備換置工具到織布箱開始織布，沒有經驗的我，必須靠著二位老師同時幫忙才能將整經架上的經線，安安穩穩的放進織

布箱。而這樣就可以開始織布了嗎？早的很呢！老師會幫學生試織5公分左右，以便檢查經線是否有繞錯的地方，設計好的織紋是否有變化。因為，整經線過程有許多疏漏與錯誤，為了我之前整經線過程的不夠細心，二位老師能救的範圍內，會與我們討論，你要重新來過嗎？或是捨掉錯誤的部分（將經線剪下來，留作他種用途）。

第21個小時之後，我終於可以與織布機連成一體，開始我的人生織布歷程。

第30個小時後將織布機搬回家中，運用晚餐後，所有家事都做完了以後，沒有事情打擾的情況之下來織布，漸漸的已經很習慣頂著織布箱咚咚咚的聲響，放鬆織布箱慢慢地前進，織布已經成了非常療癒情緒的時刻。



整經線是初學者的第一門功課。

織布工藝傳承教育的未來

從自身的織布學習歷程，發現在這個年代的教育體系內，從家族的傳統教育走向學校教育體制化的課程設計或是社團課程，傳統織布工藝傳承教育是否能在部落的學校或是部落生活中重振，很大的因素還是在於，織布在現代化織品很容易取得的心理，價錢也很親民的狀況之下，耗時又很費心力，這讓距離台北市區最近的一個原住民部落，要延續傳統的織布文化是真的很辛苦。

但是，從傳統織布的學習過程之中，發現烏來地區現在有在做織布工藝的工藝老師們，雖然大家共同的特色都一樣，織布啟蒙機會都是鄉公所在家政班推動傳統織布工藝學習；織布的啟蒙老師都是莊白蘭與潘芳妹，而不是自己的媽媽或奶奶，但是學了織布後，都相當好學地精進織布的技術。因此，部落織布老師群們，對於如何詮釋自己烏來屈尺群的織布紋飾或是如何訴說自己的織品，總有一股不能暢所欲言的委屈與遺憾。

然而，文化的消失與興起，總是需要面

對。近日，老師們拜訪了國立台灣博物館庫房，親眼看見佐久間財團於1927年前所收購台灣原鄉各部落之文物中，看見並觸摸到部落祖先們的衣飾，想到烏來的織紋與織紋所代表的意涵，將逐漸被大家解密。老師們因而對織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希望能夠一起解織紋、一起將博物館內烏來的織品服飾織出來、一起穿出百年前的烏來服飾的決心。漸漸走向文化與織藝並進，將會是烏來織藝老師們未來對織布工藝傳承教育的信心。◆



范月華

高雄市人，1957年生。現任政治大學社會實踐辦公室—烏來樂酷專案部落工作站經理、新北市烏來區原住民編織協會一總幹事。長年關注原住民工藝職人的工藝文化發展脈絡、工藝作品及個人生命歷程故事。

期待將原住民最珍貴的工藝文化技藝與山林智慧、耆老口述記憶，有系統地紀錄下來。